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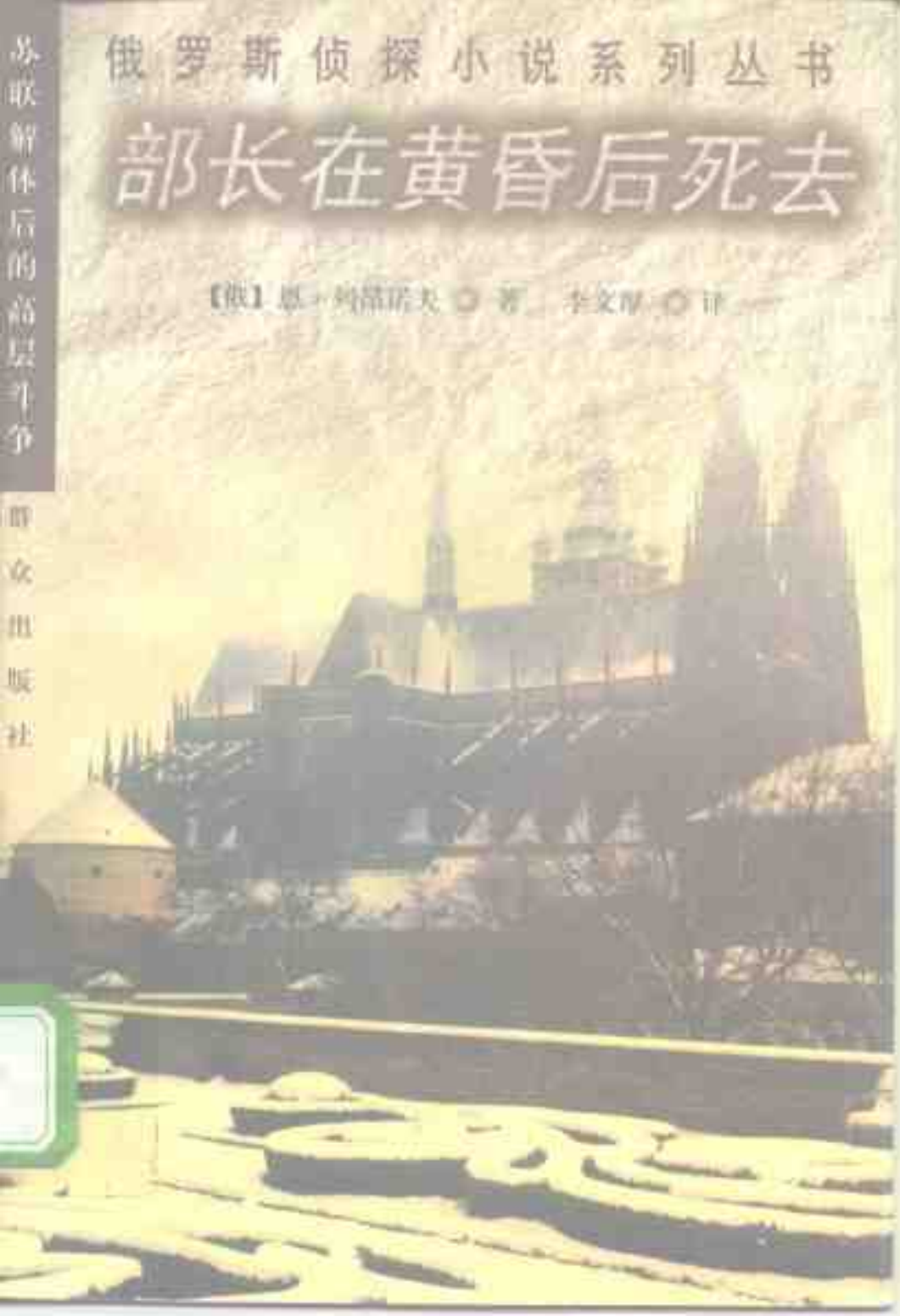
苏联解体后的高层斗争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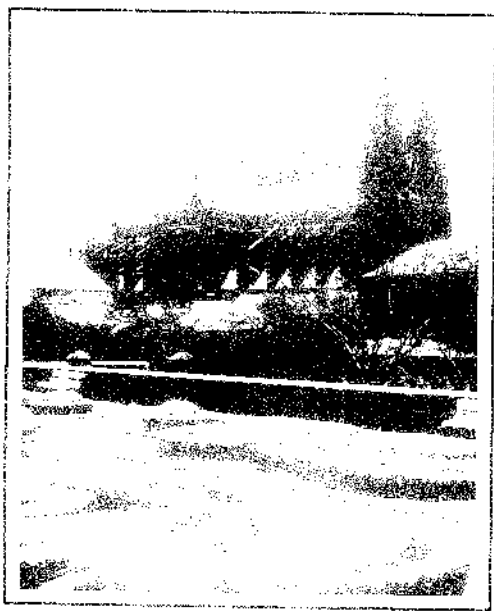
# 部长在黄昏后死去

【俄】恩·列昂诺夫 著 李文厚 译



# 部长在黄昏后死去

【俄】恩·列昂诺夫 © 著  
李文厚 © 译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长在黄昏后死去/(俄)列昂诺夫著;李文厚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2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 7-5014-1623-0

I. 部… I. ①列…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  
俄罗斯-现代 N. I 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807 号

版式设计:连生

## 部长在黄昏后死去

(俄)恩·列昂诺夫 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26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5014-1623-0/I·641 定价:20.60 元

印数:0001—6000 册

# 序

凌 继 尧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苏联百科词典》把侦探小说定义为“描述破案过程的小说”。它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警察体制已经建立，出现了以破案为职业的侦探。于是，描写侦探活动的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侦探小说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差不多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侦探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情节曲折、气氛紧张、具有消遣娱乐作用，也不仅仅由于它扶正压邪、惩恶扬善、具有道德教育作用，而且由于侦探小说的阅读行为是读者积极参与的一种共同创作行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能像从一个水罐倒进另一个水罐的水一样，从作品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中。它得由读者本人再现和再造，这种再现和再造根据作品本身所给予的方向进行，但是最终结果取决于读者智力的、心灵的、精神的活动。侦探小说为读者和侦探提供了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成为读者和侦探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一位俄罗斯美学家指出：“面对同一部作品的两位读者，就像把各自的测深锤抛入海中的两位水手一样。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深度，不超过测深锤的长度。”祝愿我们的读者像高明的水手那

样，把自己长长的测深锤抛入侦探文学的海洋中。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有侦探文学的特性，又有俄罗斯文学的共性。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在俄罗斯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度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孕育出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某些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且揭示它们的审美意义，表现作家对它们的审美关系，通过对它们的评价确立审美理想。透过俄罗斯侦探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理想。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在世界侦探小说中、又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康熙皇帝于1708年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的口笔译人才。自1900年起，俄罗斯文学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部分侦探小说。但是，像群众出版社这样，制定周密的计划，遴选精品佳作，出版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这种可贵的尝试还很少见到。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外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新趋向。传统侦探小说具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结构一般包括四部分：神秘的环境、严密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故事背景。现代侦探小说在结构上仍然恪守这种模式，然而在内容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犯罪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作案方式更加隐蔽，案犯流动性大，这些都增加了破案的难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为侦探提供了施展自己的大智大勇的更加广阔的舞台。

## 主要人物表

列夫·伊万诺维奇·古洛夫——内务部刑侦总局  
侦查员，上校。

斯丹尼斯拉夫·克里亚契科——内务部刑侦总局  
侦查员，上校。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内务部刑侦  
总局局长，中将。

薇拉（薇洛契卡）——局长办公室秘书。

伊戈尔·费奥多洛维奇·戈伊达——检察院主任  
侦查员，上校。

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科波——财政部副部  
长。

阿纳托利·特洛菲莫维奇·巴尔丘克——副总  
理。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亚库舍夫——商业银行  
行长，大富翁。

奥列格·库兹米奇·叶尔金——国家杜马代表，  
自由民主党某委员会主席。

尤里·奥列格维奇·日丹——总统助理。

叶戈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亚申——总统侍卫局

副局长。

鲍利斯·谢尔盖耶维奇·嘎列伊——职业杀手。

伊戈尔·特洛菲莫维奇·伊利英——反间谍局的  
侦查员，上校。

塔吉亚娜·叶甫根涅夫娜·塔什科娃——电视中  
心的导演，古洛夫的女友。

米哈伊尔·扎哈尔千科（米什卡）——自由市场  
的个体户。

萨沙·嘎列伊——杀手鲍利斯的弟弟，残疾人。

阿吉姆-廖恩契克——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

保尔·库拉金——反间谍局的侦查员，少校。

费杜尔·伊万诺维奇·德拉契——检察长助理。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卡拉西克——某金融  
公司总裁。

尤里·彼得洛维奇·叶兰丘克——国际刑警组织  
代表。

# 目 录

## 第一部 设定无罪

楔子 .....	(2)
第一章 寻找侦破途径 .....	(5)
第二章 清查内奸 .....	(31)
第三章 准备出击 .....	(62)
第四章 侦探与匪首 .....	(82)
第五章 侦探与匪首 (结局篇) .....	(99)
尾 声 .....	(120)

## 第二部 正义复仇

楔子 .....	(124)
第一章 .....	(127)
第二章 .....	(147)
第三章 .....	(168)
第四章 .....	(192)
第五章 .....	(220)
第六章 .....	(241)
第七章 .....	(263)



---

第八章 .....	(271)
第九章 .....	(291)
第十章 .....	(325)
第十一章 .....	(338)
第十二章 .....	(361)
第十三章 .....	(367)
第十四章 .....	(387)
第十五章 .....	(397)
尾 声 .....	(411)

# 第一部 设定无罪

设定无罪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刑法中都是最基础的条款，其含义是：只要尚未证明某人有罪，他就属于无罪。

## 楔 子

9月是秋天的第一个月份。一到这个季节，天气总是变幻无常。在9月，就连水文观测中心也无法预言天气如何。当然，在另外11个月份，这个中心也不能准确地预报天气。9月里忽而下雨，忽而闷热。这时把游泳衣收起来，略微有点儿早，但也不至于把风衣和高跟鞋找出来穿。人们把这个怪里怪气、顽皮多变的月份比作乖戾任性的女人，可这比喻也太落俗套了。

9月，人们的活动也具有随意性。有些人提着篮子跑到树林里去采牛肝菌蘑菇；另一些人，即一些精打细算的或是虽然富起来但还没有富得流油的人，则坐上飞机飞往南方，到什么安塔利亚呀、塞浦路斯呀或者卡纳雷去旅行；还有一些更为豪华奢侈的人则飞得更远，到佛罗里达、菲律宾等地去游荡了。

世上存在着一小批不安分的人，他们在9月杀害、抢劫银行送款员。这些人可不管什么天气，他们是无忧无虑的人。

负责刑事侦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的高级侦查员古洛夫上校对采蘑菇一窍不通，他也没有钱趁夏末秋初时节在海边休养，况且，9月份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去做呢。古洛夫正在寻找前面提出过的那些不安分的人。大部分俄国人不理解强盗们的心态。据说，在其它国家甚至是在超民主的美国，人们同样对强盗行径无法理解。

言归正传。今年9月里，莫斯科简直像雪崩似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抢劫银行送款员的案件。作案者目标明确，对猎物了如指掌，而且多半是抢劫外汇。

哎，美元哪，美元，美国人干吗要发明这玩意儿呢。这可恶的东西虽然来到世上才 200 多年，但它带来的危害比起上千年的罗马帝国时代还要多。

啊，美元……很明显，劫款犯手里有情报，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朝什么方向，有多少美元运送出去。他们的袭击进行得凶狠、残酷。他们用冲锋枪和手枪向送款员和押送员射击。

劫款犯们有时用特种车辆堵住银行门口，趁运出运入外币时开枪抢劫；有时在运款中途抢劫，开枪时连见证人一齐杀害。虽然莫斯科人对各种犯罪已经司空见惯了，但这次却都沉不住气了。他们对古洛夫上校和他的同事们众口一词地诉说着事件的严重性。其实，古洛夫等正在满城奔波，以高度的警觉活动着。

“你到底是大名鼎鼎的侦探，还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喽罗？”古洛夫的朋友、刑侦总局局长奥尔洛夫问他，“抢劫犯不是在北极，也不在萨哈拉大沙漠，他们活动在人群当中。如果你找到这群人，也就快找到抢劫犯了。”

正如古洛夫的朋友、下级斯丹尼斯拉夫·克里亚契科所说，这时的古洛夫就像“犄角卡在树枝上的山羊”。

侦查员对刑事案件进行判断的细心程度绝不亚于有经验的医生对百万富翁病情的诊断。

不久，古洛夫终于找到机会使自己人打入了抢劫犯的内部。他从卧底的人那里得到情报，了解到了匪徒们下一次袭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奥尔洛夫组织了一个抓获小组，他不让古洛夫参加此次行动，并以严肃的口吻提醒上校：“你已年近五十，还是不参加为好，让年轻人去持枪战斗吧。”

古洛夫有点生气，不过还得公事公办，奥尔洛夫将军是一局之长，他说了算。

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干警前去捕捉罪犯，结果一无所获。

匪徒没有采取行动。大家以同情的目光看着古洛夫，某些人目光里甚至含有嘲讽的意味。

过了几天，同样的情况又重复了一次。古洛夫找到奥尔洛夫，对他说，情报绝对可信。“弟兄们”行动不够机密，走漏了消息，致使罪犯们识破了埋伏行动，及时躲藏了起来。

“好吧，”奥尔洛夫终于同意了，“下次行动由你来安排，你亲自前往。”

## 第一章 寻找侦破途径

“当您张开网等待时，猎物已经得到消息，并且在嘲笑您了，”卧底的联系人说，“我当然没露声色，不过，有一次我插了一句话，告诉他们别再干了，会断送自己的。”

“别多事。”古洛夫一边说着，一边把电话听筒从一只手移到了另一只手中。

上校穿着雨衣从外面回到自己办公室，刚一开门就听到了电话铃声。

“别多事，注意从旁观察。我知道，有人会向你提供情报，但我不准你直接出面接触，这太危险了。”

“好吧，听你的忠告，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些。”

“你最好是活得更长久些。”古洛夫看到克里亚契科走进办公室，对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朝听筒说：“这些情况不能在电话中讲……”

“我用的是公用电话，我在中心电话局，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也听不到我的讲话声。”

“今晚8点到约定地点见面。”

“是，长官。”

古洛夫放下电话听筒，叹了口气说：

“他是个值得称赞的小伙子，不过，是个冒险主义者。他在危险的边缘闯来闯去，把侦查当作儿戏。他最喜爱的影片是《死亡季节》。”上校脱下雨衣，并接过克里亚契科的湿雨衣，把它们挂

在了门旁的衣架上。

“说不定，他跟你玩《侦查员的功勋》电影里那套把戏，而我们就像主人公鲍毕克那样不近人情。”

“别说得那么难听，上校。”古洛夫靠在进门处左边的一张闲置的桌子旁说。

靠窗有两张紧挨着放置的办公桌，左边的是古洛夫的，右边的是克里亚契科的，两位侦查员面对面地办公。当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会见什么人时，另一个就按照惯例到小卖部转一圈，或者到将军的接待室与秘书薇洛契卡一道喝杯咖啡。

“别说得那么难听，”古洛夫点燃一支烟，重复了一遍，“我同这小伙子打交道已经一年多多了，你知道的，他提供的几十条线索都被证实是可信的。况且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谁也不苛求谁。我不向他施加压力。他如果决定和我联络，完全可以直说。”

“可是，你自己说的，他是冒险主义者，太富于幻想。现在各种报刊和电视都在不断报道关于凶杀和抢劫的消息。你那位小伙子想显示一下他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通过什么渠道接触那些心狠手辣的年轻人呢？”

“问题就在这里，”古洛夫回答道，“据我所知，他的亲生姐姐是摄影模特儿，人长得漂亮，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向她献殷勤。看样子，他还真爱上了她啦。而她呢，自然是一位被宠坏了的姑娘……她采取模棱两可的做法，不说成也不说不成，吊小伙子的胃口。有一次，小伙子来做客，他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从口袋里掏出几沓面值 100 美元的钞票，往桌上一拍，说道：“咱们到巴黎逛它一个星期。”我那个卧底的大头兵把那堆钞票往旁边一推，说这全是伪钞，骗人货。那小伙子一听就急了，冒出一句话：“银行里出来的，不可能有伪钞。”的确，就在此前一天，有两位银行送款员遇难了，一个当场被打死，另一个死在救护车上。你还记得吗？这是 8 月底在工会大街发生的事。”

“关于这条线索，你为什么从没讲过？”

“我在做准备，等待时机。那位阔气的客人的情况已经查明，他叫谢苗·维斯特尼克，没有任何劣迹。外勤人员跟踪了他一个时期，都没发现疑点。他是个年轻的工程师，未婚，一个人独自生活，有时候和姑娘约会。他饮酒适量，花费一般，从不买贵重物品。他开的是一辆旧的‘日古利’汽车，在一家法国公司工作，挣的是外汇。根据上述情况，我当时断定，做客那天他口袋里装的是公司的公款，因为喝多了，才自吹自擂瞎说一通的。”

“你的判断有道理。”克里亚契科表示同意。

“两个星期之前，这一轮抢劫行动开始时，谢苗·维斯特尼克向我那位卧底的小伙子提出了建议。他说，这次行动似乎能大赚一把，需要一位司机，干两三个小时就能拿到10000美元。我的那位卧底的也不是傻瓜，他回答说，为了10000美元蹲十年大狱可不合算。我那位卧底的人，年轻时是摩托车运动健将，他驾驶摩托车是一流水平的。有一次他带着维斯特尼克兜风，那小子紧贴在他背后，一个劲儿地求他开慢点儿。维斯特尼克不急于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同伴，只是经常在谈话中提及他们。”

“可你有什么根据认为维斯特尼克就是劫匪呢？”克里亚契科脸都涨红了，“我问你，局长知道不知道当前大家都跟着你出丑的局面？人也动员到位了，特别行动组也整装待发了，你却按兵不动！”

“正因为我预见到匪徒将做出的反应，才按兵不动的。”古洛夫有些神情疲惫地回答，“你老兄和我一起干了十几年，你对我是了如指掌的。连你都给我泼冷水，我还能指望其他人的支持吗？”

“我们一起找局长商量一下吧。”

“商量，就等于让他分担责任，我可不想这样做。我要对自己的判断负责任。我的嗅觉告诉我，就是这帮匪徒！这是一帮非同寻常的对手，是不是？从他们对攻击对象的选择、他们的行动特



点、穿戴习惯就可以看出来。尽管他们穿的是迷彩服，但仍无法掩饰这一点。从射击的准确程度判断，这不是高加索人干的。这些人抢劫时不慌不乱、十分自信，而且他们对莫斯科很熟悉。”

电话铃声打断了古洛夫的话，他一拿起听筒，就听到了奥尔洛夫不满意的声调：“你们两个人一起来一下。”

“是，”古洛夫用同样的声调回答这位上级朋友，他朝门的方向努了努嘴，“咱们去有地毯的办公室走一趟。”

“哎！这些年咱俩是这间有地毯的办公室的常客了，”克里亚契科一边锁保险柜，一边自嘲地说，“就差戴上火红色的假发，鼻子上顶个绒球，再穿上 55 码的大套鞋前去觐见啦。”

奥尔洛夫像往常一样地坐在那里，肥大的身躯伏在桌边，不时发出几下咳嗽声，这几天他有点感冒。

“请坐，过一会儿侦探先生们也到这里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今后的安排。”

“是得好好讨论一下了。”克里亚契科边说边坐到了自己的专座上。

古洛夫一声不响地走到窗边，坐到了窗台上。这是他喜欢的位置，坐在这里可以随时站起来，在陈设简朴的局长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改革进行一年也好，进行十年也好，但在俄国却保持着数百载不变的东西。比如说，在俄国的某官吏，具有与他的职位与贡献不相符合的办公室和工作环境，这些条件明明是乞求来的、挖空心思争来的，但在俄国却被称之为“弄”来的。当然，在世界其它地方这个词也有另外的含义。

人事局局长的办公室则是另外一个样子，总务局局长的办公室便更不一样。而刑侦总局局长这辈子就没向领导求过什么，争过什么，因而也就没“弄”到过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奥尔洛夫的办公条件才依然如故。他的